



98  
4997  
22



1997  
22

三國志

晉 平陽侯相陳



宋 西鄉侯裴松之 集注

明 長洲 陳仁錫 評閱

吳 四

劉繇太史慈士燮傳第四

劉繇

劉繇字正禮東萊牟平人也齊孝王少子封牟平侯子孫家焉繇伯父寵為漢太尉

劉寵

續漢書曰繇祖父本師受經傳博學羣書號為通儒舉賢長方正為般長卒官寵字祖榮受父業以

劉繇

昭和十六年二月六日  
中島謙吉氏贈



經明行修舉孝廉光祿大夫察四行除東平陵令  
視事數年以母病弃官百姓士民攀輿拒輪克塞  
道路車不得前乃止亭輕服潛遁歸修供養後辟  
大將軍府稍遷會稽太守正身率下郡中大治徵  
入爲將作大匠山陰縣氏去治數十里有若邪中  
在山谷間五六老翁年皆七八十聞寵遷相率共  
送寵人齎百錢寵見勞來曰父老何乃自苦遠來  
皆對曰山谷鄙老生未嘗至郡縣他時吏發求不  
去民間或夜不絕狗吠竟夕民不得安自明府下  
車以來狗不夜吠吏稀至民間年老遭值聖化今

聞當起弃去故勸力來送寵謝之爲選受一大錢  
故會稽號寵爲取一錢太守其清如是寵前後歷  
二郡八居九列四登三事家不藏貲無重寶器恒  
菲飯食薄衣服弊車羸馬號爲窶陋三去相位輒  
歸本土往來京師常下道脫驂過人莫知焉寵嘗  
欲止亭亭吏止之曰整頓傳舍以待劉公不可得  
止寵因過去其廉儉皆此類也以老病卒于家

劉岱

續漢書曰劉岱父與一名方山陽太守岱孫皆有雋  
才英雄記稱岱孝悌仁恕以虛已受人

陶丘洪

繇年十九從父驤為賊所劫質繇篡取以歸由是顯  
 名舉孝廉為郎中除下邑長時郡守以貴戚託之遂  
 弃官去州辟部濟南濟南相中常侍子貪穢不循繇  
 奏免之平原陶丘洪薦繇欲令舉茂才刺史曰前年  
 舉公山奈何復舉正禮乎洪曰若明使君用公山於  
 前擢正禮於後所謂御二龍於長塗騁騏驎於千里  
 不亦乎會辟司空掾除侍御史不就避亂淮浦詔  
 書以為揚州刺史時袁術在淮南繇畏憚不敢之州  
 欲南渡江吳景孫賁迎置曲阿術圖為僭逆攻沒諸  
 郡縣繇遣樊能張英屯江邊以拒之以景賁術所授

樊能  
張英

用乃迫逐使去於是術乃自置揚州刺史與景賁  
 為攻英能等歲餘不下漢命加繇為牧振武將軍眾  
 萬餘人孫策東渡破英能等繇奔丹徒

袁弘漢紀曰劉繇將奔會稽許子將曰會稽富實  
 策之所貪且窮在海隅不可生也不如豫章北連  
 豫壤西接荊州若收合吏民遣使貢獻與曹兖州  
 相聞雖有袁公路隔在其間其人豺狼不能久也  
 足下受王命孟德景升必相救濟繇從之

遂泝江南保豫章駐彭澤笮融先至殺太守朱皓  
 笮音壯九反獻帝春秋曰是歲繇屯彭澤又使融

劉繇

朱文明

助皓討劉表所用太守諸葛玄許子將謂繇曰等  
融出軍不顧命各義者也朱文明善推誠以信人  
宜使密防之融到果詐殺皓代領郡事

繇卒

入居郡中繇進討融為融所破更復招合屬縣攻破  
融融敗走入山為民所殺繇尋病卒時年四十二年  
融者丹楊人初聚眾數百往依徐州牧陶謙謙使督  
廣陵彭城運漕遂放縱擅殺坐斷三郡委輸以自入  
乃大起浮圖祠以銅為人黃金塗身衣以錦采垂銅  
槃九重下為重樓閣道可容三千餘人悉課讀佛經  
令界內及旁郡人有好佛者聽受道復其他役以招

佛亂

王朗書

致者由此遠近前後至者五千餘人戶每浴沸多設  
酒飯布席於路經數十里民人未觀及就食且萬人  
費以巨億詎曹公攻陶謙徐土搔動融將男女萬口  
馬三千匹走廣陵廣陵太守趙昱待以賓禮先是彭  
城相薛禮為陶謙所偏屯秣陵融利廣陵之眾因酒  
酣殺昱放兵大略因載而去過殺禮然後殺皓後策  
西伐江夏還過豫章收載繇喪善遇其家王朗遺策  
書曰劉正禮督初臨州未能自達實賴尊門為之先  
後用能濟江成治有所處定踐境之禮感分結意情  
在終始後以袁氏之嫌稍更乖刺更以同盟還為讐

敵原其本心實非所樂康寧之後常念渝平更成復  
 踐宿好一爾分離款意不昭奄然殂隕可為傷恨知  
 敦以屬薄德以報怨收骨育孤哀亡愍存捐既往之  
 猜保六尺之託誠深恩重分美名厚實也魯人雖  
 有齊怨不廢喪紀春秋善之謂之得禮誠良史之所  
 宜藉鄉校之所歎聞正禮元子致有志操想必有以  
 殊異威盛刑行施之以恩不亦優哉孫長子基字敬  
 輿年十四居孫喪盡禮故吏餽餉皆無所受

吳書曰基遭多難嬰丁困苦潛處味道不以為戚  
 與諸弟居常夜臥早起妻妾希見其面諸弟敬憚

劉基

佳子

事之猶父不妄交游門無雜賓。

姿容美好孫權愛敬之權為驃騎將軍辟東曹掾拜  
 輔義校尉建忠中郎將權為吳王遷基大農權嘗宴  
 飲騎都尉虞翻醉酒犯忤權欲殺之威怒甚盛由基  
 諫爭翻以得免權大暑時嘗於船中宴飲於船樓上  
 值雷雨權以蓋自覆又命覆基餘人不得也其見待  
 如此徙郎中令權稱尊號改為光祿勳分平尚書事  
 年四十九卒後權為子霸納基女賜第一區四時寵  
 賜與全張比基二弟鑠尚皆騎都尉

虞翻

基卒

太史慈

太史慈字子義東萊黃人也少好樂仕郡奏曹史會

郡與州有隙，曲直未分，以先聞者為善。時州章已去，郡守恐後之，求可使者。慈年二十一，以選行。晨夜取道，到洛陽，詣公車門。見州吏始欲求通，態問曰：君欲避章邪？吏曰：然。問章安在，曰：車上。慈曰：章題署得無誤邪？取來視之，吏殊不知其東萊人也。因為取章，慈將已先懷刀，便截敗之。吏踴躍大呼，言人壞我章。慈將至車間，與語曰：向使君不以章相與，吾亦無因得敗之。是為吉凶禍福等耳，吾不獨受此罪，豈若默然俱出去，可以存易亡，無事俱就刑辟。吏言君為郡敗，吾章已得如意，欲復亡為。慈答曰：初受郡遣，但來視章。

赴北海之  
急

避與未耳，吾用意太過，乃相敗章。今還亦恐以此見譴，怒故俱欲去爾。吏然慈言，即日俱去。慈既與出城，因遁還通。郡章州家聞之，更遣吏有章有司以格章之故，不復見理。州受其短，由是知名，而為州家所疾，恐受其禍，乃避之。遼東北海相孔融聞而竒之，數遣人訊問其母，并致餉遺。時融以黃巾寇暴出屯都昌，為賊管亥所圍，慈從遼東還，母謂慈曰：汝與孔北海未嘗相見，至汝行後，瞻恤殷勤，過於故舊。今為賊所圍，汝宜赴之。慈留三日，單步徑至都昌。時圍尚未密，夜伺間隙得入，見融，因求兵出斫賊。融不聽，欲待外

救未有至者而圍日偏融欲告急平原相劉備城中人無由得出慈自請求行融曰今賊圍甚密衆人皆言不可卿意雖壯無乃實難乎慈對曰魯府君傾意於老母老母感遇遣慈赴府君之急固以慈有所取而來必有益也今衆人言不可慈亦言不可豈府君愛顧之義老母遺慈之意邪事已急矣願府君無疑融乃然之於是嚴行蓐食須明便帶鞬攝弓上馬將兩騎自隨各作一的持之開門直出外圍下左右人並驚駭兵馬互出慈引馬至城下墜內植所持的各一出射之射之畢徑入門明晨復如此圍下人或起

天祥

英雄自喜

或臥慈復植的射之畢復入門明晨復出如此無復起者於是下鞭馬直突圍中馳去比賊覺知慈行已過又射殺數人皆應弦而倒故無敢追者遂到平原說備曰慈東萊之鄙人也與孔北海親非骨肉比非鄉黨特以名志相好有分災共患之義今管亥暴亂北海被圍孤窮無援厄在旦夕以君有仁義之名能救人之急故北海區區延頸待仰使慈具白刃突重圍從萬死之中自託於君惟君所以存之備歛容答曰孔北海知世間有劉備邪即遣精兵三千人隨慈賊聞兵至解圍散走融既得濟益奇貴慈曰卿吾之



少友也。事畢還。啓其母曰：我喜汝有以報孔北海也。揚州刺史劉繇與慈同郡。慈自遼東還，未與相見。暫渡江，到曲阿，見繇，未去。會孫策至，或勸繇可以慈爲大將軍。繇曰：我若用子義，許子將不爲笑。我邪？但使慈偵視輕重，時獨與二騎卒遇策。策從騎十三皆韓當、宋謙、黃蓋輩也。慈便前鬪，正與策對策刺慈馬而墜。得慈項上，手戟慈，亦得策兜鍪。會兩家兵騎並各來赴，於是解散。慈當與繇俱奔豫章，而遁於蕪湖。亡入山中，稱丹楊太守。是時策已平定宣城以東，惟涇以西六縣未服。慈因進住涇縣，立屯，府大爲山。越

住涇縣

解策縛

所附策躬自攻討，遂見囚。執策，即解縛，捉其手曰：寧識神亭時邪？若卿爾時得我，云何？慈曰：未可量也。策大笑曰：今日之事，當與卿共之。

吳歷云：慈於神亭戰敗，爲策所執。策素聞其名，即解縛，請見。咨問進取之術。慈答曰：破軍之將，不足與論事。策曰：魯韓信定，詐於廣武。今策決疑於仁者，君何辭焉？慈曰：州軍新破，士卒離心，若儻分散，難復合聚。欲出宣恩，安集恐不合尊意。策長跪答曰：誠本心所望也。明日中，望君來，還諸將皆疑。策曰：太史子義，青州名士，以信義爲先，終不欺策。明

日大講諸將豫設酒食立竿視影日中而慈至策  
 大悅常與參論諸軍事臣松之案吳歷云慈於  
 神亭戰敗為策所得與本傳大異疑為謬誤江  
 表傳曰策問慈曰聞卿為太守劫州章赴文舉  
 講論玄德皆有烈義天下智士也但所託未得其  
 人射鈎斬祛古人不嫌孤是卿知己勿憂不如其  
 也出教曰龍欲騰翥先階尺木者也

即署門下督還吳授兵拜折衝中郎將後劉繇亡於  
 豫章士眾萬餘人未有所附策命慈往撫安焉

江表傳曰策謂慈曰劉牧往責吾為袁氏攻廬江

素落自信

引賜潔白

其意頗狠理恕不足何者先君手下兵數千餘人  
 盡在公路詐孤志在立事不得不屈意於公路求  
 索故兵再往纔得千餘人耳仍令孤攻廬江爾時  
 事勢不得不為行但其後不遠臣節自棄作邪僭  
 事諫之不從丈夫義交苟有太故不得不離孤交  
 求公路及絕之本未如此今劉繇喪亡恨不及其  
 生時與共論辯今兒子在豫章不知華子魚待遇  
 何如其故部曲復依隨之否卿則州人皆又從事  
 寧能往視其兒子並宣孤意於其部曲部曲樂來  
 者便與俱來不樂來者且安慰之并觀察子魚所

以牧禦方規何似。視廬陵鄱陽人民親附之否。卿手下兵宜將多少。自由意。慈對曰。慈有不赦之罪。將軍量同桓文。待遇過望。古人報生以死。期於盡節。沒而後已。今並息兵。兵不宜多。將數十人自足。以往還也。

左右皆曰。慈必非去。不還策曰。子義捨我當復與誰。餞送昌門。把腕別曰。何時能還。答曰。不過六十日。果如期而反。

江表傳曰。策初遣慈。議者紛紜。謂慈未可信。或云。與華子魚州野。恐留彼為籌策。或疑慈西託黃祖。

假路還非。多言遣之非。詐策曰。諸君語皆非也。孤斷之謙矣。太史子義雖氣勇有膽。烈然非縱橫之人。其心有士謨。志經道義。貴重然諾。一以意許。知已。死亡不相負。諸君勿復憂也。慈從豫章還。議者乃始服。慈見策曰。華子魚良德也。然非籌略才。無他方規。自守而已。又丹楊僮芝。自擅廬陵。詐言被詔書。為太守。鄱陽民帥別立宗部。阻兵守界。不受子魚所遣長吏。言我以別立部。須漢遣真太守來當迎之。耳。子魚不但不能。請廬陵鄱陽近自海昏。有上繚壁。有五六千家。相結聚。作宗伍。惟輸租布。

於郡耳發聲一人遂不可得子魚亦觀視之而已  
策拊掌大笑仍有兼并之志矣頃之遂定豫章

治海昏

劉表從子磐驍勇數為寇於艾西安諸縣策於是分  
海昏建昌左右六縣以慈為建昌都尉治海昏并督  
諸將拒磐磐絕迹不復為寇慈長七尺七寸美鬚髯  
援臂善射弦不虛發嘗從策討麻保賊賊於屯裏綠  
樓上行罰以手持樓焚慈引弓射之矢貫手著焚圍  
外萬人莫不稱善其妙如此曹公聞其名遣慈書以  
徵封之發雀無所道而但貯當歸孫權統事以慈能  
制磐遂委南方之事年四十一建安十一年卒

吳書曰慈臨亡歎息曰丈夫生世當帶七尺之劍  
以升天子之階今所志未從奈何而死權甚悼惜之  
子享官至越騎校尉

吳書曰享字元復歷尚書吳郡太守

士燮

士燮字威彥蒼梧廣信人也其先本魯國汶陽人至  
王莽之亂避地交州六世至燮父賜桓帝時為日南  
太守燮少游學京師事潁川劉子奇治左氏春秋察  
孝廉補尚書郎公事免官父賜喪闋後舉茂才除巫  
令遷交趾太守弟壹初為郡督郵刺史丁宮徵還京  
都壹侍送勤恪宮感之臨別謂曰刺史若待罪三事

士壹

當相辟也後宮為司徒辟壹比至官已免黃琬代為司徒甚禮遇壹董卓作亂壹亡歸鄉里

吳書曰琬與卓相害而壹盡心於琬甚有聲稱卓惡之乃署教曰司徒掾士壹不得除用故歷年不遷會卓入關壹乃亡歸

交州刺史朱符為夷賊所殺州郡擾亂燮乃表壹領合浦太守次弟徐聞令勸領九真太守勸音于鄙反見字林勸弟武領海南太守燮體器寬厚謙虛下士中國士人往依避難者以百數耽玩春秋為之注解陳國袁徽與尚書令荀彧書曰交趾士府君既學問優博又達

袁徽

於從政處大亂之中保全一郡二十餘年疆場無事民不失業羈旅之徒皆蒙其慶雖竇融保河西曷以加之官事小闕輒玩君書傳春秋左氏傳尤簡練精微吾數以盜問傳中諸疑皆有師說意思甚密又尚書兼通古今大義詳備聞京師古今之學是非忿爭今欲條左氏尚書長義上之其見稱如此燮兄弟並為列郡雄長一州偏在萬里威尊無上出入鳴鍾磬備具威儀笳簫鼓吹車騎滿道胡人夾轂焚燒香者常有數十妻妾乘輜輶子弟從兵騎當時貴重震服百蠻尉他不足踰也

葛洪神仙傳曰燮嘗病死已三日仙人董奉以一丸藥與服以水含之捧其頤搖稍之食頃即開自動手顏色漸復半日能起坐四日復能語遂復常奉字君異候官人也

武先病沒朱符死後漢遣張津為交州刺史津後又為其將區景所殺而荆州牧劉表遣零陵賴恭代津是時蒼梧太守史璜死表又遣吳巨代之與恭俱至漢聞張津死賜燮璽書曰交州絕域南帶江海上恩不宣下義壅隔知逆賊劉表又遣賴恭闚看南土今以燮為綏南中郎將董督七郡領交阯太守如故後

燮遣吏張旻奉貢詣京都是時天下喪亂道路斷絕而燮不廢貢職特復下詔拜安遠將軍封龍度亭侯後巨與恭相失舉兵逐恭恭走還零陵建安十五年孫權遣步騭為交州刺史騭到燮率兄弟奉承節度而吳巨懷異心騭斬之權加燮為左將軍建安末年燮遣子懿入質權以為武昌太守燮壹諸子在南者皆拜中郎將燮又誘導益州豪姓雍闓等率郡人民使播東附權益嘉之遷衛將軍封龍編侯弟壹偏將軍都鄉侯燮每遣使詣權致雜香細葛輒以千數明珠大貝流離翡翠毒瑁犀象之珍奇物異果蕉邪龍

眼之屬無歲不至壹時貢馬凡數百匹權輒為書厚  
 加寵賜以答慰之燮在郡四十餘歲黃武五年年九  
 十卒權以交阯縣遠乃分合浦以北為廣州呂岱為  
 刺史交阯以南為交州戴良為刺史又遣陳時代燮  
 為交阯太守岱留南海良與時俱前行到合浦而燮  
 子微自署交阯太守發宗兵拒良良留合浦交阯桓  
 鄰燮舉吏也叩頭諫微使迎良微怒笞殺鄰鄰兄治  
 子發又合宗兵擊微微閉門城守治等攻之數月不  
 能下乃紂和親各罷兵還而呂岱被詔誅微自廣州  
 將兵晝夜馳入過合浦與良俱前壹子中郎將匡與

桓鄰

治子

發

士匡

岱即無誓  
 為國家郵  
 功臣自  
 應如此處  
 分何遂伏  
 誅也

岱有舊岱署匡師友從事先移書交阯告喻禍福又  
 遣匡見微說令服罪雖失郡守保無他憂岱尋匡後  
 至微兄祗弟幹頌等六人肉袒奉迎岱謝令復服前  
 至郡下明旦早施帳幔請微兄弟以次入賓客滿坐  
 岱起擁節讀詔書數徽罪過左右因反縛以出即皆  
 伏誅傳首詣武昌

孫盛曰夫柔遠能邇莫善於信保大定功莫善於  
 義故齊桓創基德彰於柯會晉文始伯義顯於伐  
 原故能九合一匡世至夏盟令問長世貽範百王  
 呂岱師友士匡使通信誓微兄弟肉袒推心委命

三國志

吳書四

卅

岱因滅之以要功利君子是以知孫權之不能遠略而呂氏之祚不延者也

壹黼匡後出權原其罪及鬱質子歿皆免為庶人數歲壹黼坐法誅歿病卒無子妻寡居詔在所居給俸米賜錢四十萬

詎曰劉繇藻厲名行好尚臧否至於擾攘之時據萬里之士非其長也太史慈信義篤烈有古人之分士燮作守南越優游終世至子不慎自貽凶咎蓋庸才玩富貴而恃阻險使之然也

三國志

三國志

晉 平陽侯相陳 壽 撰述

宋 西鄉侯裴松之 集註

明 長洲 陳仁錫 評閱

吳五

妃嬪傳第五

吳夫人

孫破虜吳夫人吳主權母也本吳人徙錢唐早失父母與弟景居孫堅聞其才貌欲娶之吳氏親戚嫌堅輕狡將拒焉堅甚以慙恨夫人謂親戚曰何愛一女以取禍乎如存不遇命也於是遂許為婚生四男一

三國志

吳書五 妃嬪



友

搜神記曰初夫人孕而夢月入其懷既而生策及權在孕又夢日入其懷以告堅曰後妊策夢月入我懷今也又夢日入我懷何也堅曰日月者陰陽之精極貴之象吾子孫其興乎

景常

景常隨堅征伐有功拜騎都尉袁術上景領丹楊太守誅故太守周昕遂據其郡孫策與孫河呂範依景合眾共討涇縣山賊祖郎郎敗走會為劉繇所迫景復北依術術以為督軍中郎將與孫賁共討樊能于麋於橫江又擊笮融薛禮於秣陵時策被創牛渚降

賊復反景攻討盡禽之從討劉繇繇奔豫章策遣景賁到壽春報術術左與劉備爭徐州以景為廣陵太守術後僭號策以書喻術術不納便絕江津不與通使人告景景即委郡東歸策復以景為丹楊太守漢遣議郎王誦音普銜命南行表景為揚武將軍領郡如故及權少年統業夫人助治軍國甚有補益

會稽典錄曰策功曹魏騰以廷意見讒將殺之士大夫憂恐計無所出夫人乃倚大井而謂策曰汝新造江南其事未集左鄰優賢禮士捨過錄功魏功曹在公盡規汝今日殺之則明日人皆叛汝吾

不忍見禍之及當先投此井中耳策大驚遽釋騰  
夫人智略權譎類皆如此

建安七年臨薨引見張昭等屬以後事合葬高陵  
志林曰據會稽貢舉簿建安十二年到十三年闕  
無舉者云府君遭憂此則吳后以十二年薨也八  
年九年皆有貢舉斯甚分明

八年景卒官予奮授兵為將封新亭侯卒

吳書曰權征荊州拜奮吳郡都督以鎮東方

予安嗣安坐黨魯王霸死奮弟祺嗣

吳書曰祺與張溫顧譚友善權令關平辭訟事

封都亭侯卒子纂嗣纂妻即滕胤女也胤被誅并遇  
害

謝夫人

吳主權謝夫人會稽山陰人也父斐漢尚書郎徐令

斐子承撰後漢書稱斐幼以仁孝為行明達有令

才斐弟貞履蹈法度篤學尚義舉孝廉建昌長卒

官

權母吳為權聘以為妃愛幸有寵後權納姑孫徐氏  
欲訟謝下之謝不肯由是失志早卒後十餘年弟承  
拜五官郎中稍遷長沙東部都尉武陵太守撰後漢  
書百餘卷

會稽典錄曰承宗偉平博學洽聞嘗所知見終身不忘子崇揚威將軍崇弟勗吳郡太守並知名

徐夫人

徐琨

吳主權徐夫人吳郡富春人也祖父真與權父堅相親堅以妹妻真生琨琨少仕州郡漢末擾亂去吏隨堅征伐有功拜偏將軍堅薨隨孫策討樊能于糜等於橫江擊張英於當利口而船少欲駐軍更求琨母時在軍中謂琨曰恐州家多發水軍來逆人則不利矣如何張駐邪宜伐蘆葦以為泚佐船渡軍泚音敷郭璞注方言曰泚水中薄也

琨具啓策策即行之衆悉俱濟遂破英擊走笮融劉

孫事業克定策表琨領丹楊太守會吳景委廣陵來東復為丹楊守

畧

江表傳曰初袁術遣從弟胤為丹楊策令琨討而代之會景還以景前任仕丹楊寬仁得衆吏民所恩而琨手下兵多策嫌其太重且左攻伐宜得琨衆乃復用景召琨還矣

琨以督軍中郎將領兵從破盧江太守李術封廣德侯遷平虜將軍後從討黃祖中流矢卒琨生夫人初適同郡陸尚尚卒權為討虜將軍在吳聘以為妃使再養子登後權遷移以夫人妬忌廢處吳積十餘年

權為吳王及即尊號登為太子羣臣請立夫人為后  
權意在步氏卒不許後以疾卒兄矯嗣父璉戾討平  
山越拜偏將軍先夫人卒無子弟祚襲封亦以戰功  
至于蕪湖督平魏將軍

步夫人

吳主權步夫人臨淮淮陰人也與丞相騭同族漢末  
其母攜將徙廬江廬江為孫策所破皆東渡江以美  
麗得幸於權寵冠後庭生二女長曰魯班字大虎前  
配周瑜子循後配全琮少曰魯育字小虎前配朱據  
後配劉纂

吳曆曰纂先尚權中女早卒故又以小廂為繼室

夫人性不妬忌多所推進故久見愛待權為王及帝  
意欲以為后而羣臣議在徐氏權依違者十餘年然  
宮內皆稱皇后親戚上疏稱中宮及薨臣下緣權指  
請追正名號乃贈印綬策命曰惟赤烏元年閏月戊  
子皇帝曰嗚呼皇后惟后佐命共承天地虔恭夙夜  
與朕均勞內教修整禮義不愆寬容慈惠有淑懿之  
德民臣縣望遠近歸心朕以世難未夷大統未一緣  
后雅志每懷謙損是以于時未授名號亦必謂后降  
年有永永與朕躬對揚天休不寤奄忽大命近止朕  
恨本意不早昭顯傷后殂逝不終天祿愍悼之至痛

于厥心、今使使持節丞相醴陵亭侯雍奉策授號配  
食先后、竟而有靈、嘉其寵榮、嗚呼哀哉、葬於蔣陵、

王夫人

吳主權王夫人、琅邪人也、

吳書曰、夫人父名盧九、

夫人以選入宮、黃武中得幸、生孫和、寵次步氏、步氏  
薨後、和立為太子、權將立夫人為后、而全公主素憎  
夫人、稍稍譖毀、及權寢疾、言有喜色、由是權深責怒、  
以憂死、和子皓立、追尊夫人曰天懿皇后、封三弟皆  
列侯、

王夫人

吳主權王夫人、南陽人也、以選入宮、嘉禾中得幸、生

孫休、及和為太子、和母貴重、諸姬有寵者皆出居外、  
夫人出公安、卒、因葬焉、休即位、遣使追尊曰敬懷皇  
后、改葬敬陵、王氏無後、封同母弟文雍為亭侯、  
吳主權潘夫人、會稽句章人也、父為吏、坐法死、夫人  
與姊俱輸織室、權見而異之、召克後宮、得幸、有娠、夢  
有似龍頭授已者、已以蔽膝受之、遂生孫亮、赤烏十  
三年、亮立為太子、請出嫁夫人之姊、權聽許之、明年  
立夫人為皇后、性險妬、容媚、自始至卒、譖害袁夫人  
等甚眾、

立皇后

吳錄曰、袁夫人者、袁術女也、有節行、而無子、權數

以諸姬子與養之輒不畜及步夫人夢權欲立之  
夫人自以無子固辭不受

權不豫夫人使問中書令孫弘呂后專制故事侍疾  
疲勞因以羸疾諸宮人何其昏臥共殺之託言中  
惡後事泄坐死者六七人權尋薨合葬蔣陵孫亮即  
位以夫人姊婿譚紹為騎都尉授兵亮廢紹與家屬  
送本郡廬陵

孫亮全夫人全尚女也尚從祖母公主愛之每進見  
輒與俱及潘夫人母子有寵全主自以與孫和母有  
隙乃勸權為潘氏男亮納夫人亮遂為嗣夫人立為

皇后以尚為城門校尉封都亭侯代滕胤為太常衛  
將軍進封永平侯錄尚書事時全氏侯有五人並典  
兵馬其餘為侍郎騎都尉宿衛左右自吳興外戚貴  
盛莫及及魏大將諸葛誕以壽春來附而全懌全端  
全禕全儀等並因此際降魏全熙謀泄見殺由是諸  
全衰弱會孫綝廢亮為會稽王後又黜為候官侯夫  
人隨之國居候官尚將家屬徙零陵迫見殺

吳錄曰亮妻惠解有容色居候官吳平乃歸永寧  
中卒

朱夫人

孫休朱夫人朱據女休姊公主所生也

臣松之以爲休妻其甥事同漢惠荀悅譏之已當故不復廣言

赤烏未權爲休納以爲妃休爲瑯邪王隨居丹楊建興中孫峻專政公族皆患之全尚妻即峻妹故惟全主祐焉初孫和爲太子時全主譖害王夫人欲廢太子立魯王朱主不聽由是有隙五鳳中孫儀謀殺峻事覺被誅全主因言朱主與儀同謀峻枉殺朱主休懼遣夫人還建業執手泣別既至峻遣還休後太平中孫亮知朱主爲全主所害問朱主死意全主懼曰我實不知皆據二子熊漢所白亮殺熊損損妻是峻妹

也孫緝益忌亮遂廢亮立休永安五年立夫人爲皇后休卒羣臣尊夫人爲皇太后孫皓即位月餘貶爲景皇后稱安定宮甘露元年七月見逼薨合葬定陵搜神記曰孫峻殺朱主埋於石子岡歸命即位將欲改葬之冢墓相亞不可識別而宮人頗識主亡時所著衣服乃使兩巫各住一處以祠其靈使察鑿之不得相近久時二人俱白見一女人年可三十餘上著青錦束頭紫白袷裳丹縹絲履從石子岡上半岡而以手抑膝長太息小住須臾進一冢上便止徘徊良久奄然不見二人之言不謀而同

於是開冢衣服如之

何姬

孫和何姬丹楊句容人也父遂本騎士孫權嘗游幸諸營而姬觀於道中權望見異之命宦者召入以賜子积生男權喜名之曰彭祖即皓也太子和既廢後為南陽王居長沙孫亮即位孫峻輔政峻素媚事全主全主與和母有隙遂勸峻徙和居新都遣使賜死嫡妃張氏亦自殺何姬曰若皆從死誰當養孤遂拊育皓及其三弟皓即位尊和為昭獻皇帝

張氏

吳錄曰皓初尊和為昭獻皇帝俄改曰文皇帝

追尊皇后

何姬為昭獻皇后稱升平宮月餘進為皇太后封弟

洪永平侯蔣溧陽侯植宜成侯洪卒子邈嗣為武陵監軍為晉所殺植官至大司徒吳末昏亂何氏驕僭子弟橫放百姓患之故民謠言皓久死立者何氏子云

江表傳曰皓以張布女為美人有寵皓問曰汝父所在答曰賊以殺之皓大怒捧殺之後思其顏色使巧工刻木作美人形象恒置座側問左右布復有女否答曰布大女適故衛尉馮朝子純即奪純妻入宮大有寵拜為左夫人晝夜與夫人房宴不聽朝政使尚方以金作華燧步搖假髻以千數令



三國志 卷五 吳書五 九  
宮人著以相撲朝成文敗輒出更作工匠因緣偷盜府藏為空會夫人死皓哀愍思念葬于苑中大作冢使工匠刻柏作木人內冢中以為兵衛以金銀珍玩之物送葬不可稱計已葬之後皓治喪於內半年不出國人見葬大奢麗皆謂皓已死所葬者是也皓舅子何都顏狀似皓云都代立臨海太守彖熙信譌言舉兵欲還誅都都叔父信時為備海督擊殺熙夷三族譌言乃息而人心猶疑孫皓勝夫人故太常胤之族女也胤夷滅夫人父牧以疎遠徙邊郡孫休即位大赦得還以牧為五官中

郎皓既封烏程侯嫂牧女為妃皓即位立為皇后封牧高密侯拜衛將軍錄尚書事後朝士以牧尊威頗推令諫爭而夫人寵漸衰皓滋不悅皓母何相左右之又太史言於運歷后不可易皓信巫覡故得不廢常供養升平宮牧見遣居蒼梧郡雖爵位不奪其實裔也遂道路憂死長秋官僚備負而已受朝賀表疏如故而皓內諸寵姬佩皇后璽綬者多矣

江表傳曰皓又使黃門備行州郡科取將吏家女其二千石大臣子女皆當歲歲高名年十五六一簡閱簡閱不中乃得出嫁後宮千數而採擇無已

天紀四年隨皓遷于洛陽

評曰易稱正家而天下定詩云刑于寡妻至于兄弟以御于家邦誠哉是言也遠觀齊桓近察孫權皆有識士之明傑人之志而嫡庶不分閨庭錯亂遺笑古會殃流後嗣由是論之惟以道義為心平一為主者然後克免斯累邪

三國志

三國志

晉 平陽侯相陳 壽 撰述

宋 西鄉侯裴松之 集注

明 長洲 陳仁錫 評閱

吳 六

宗室傳第六

孫靜

孫靜字幼臺堅季弟也堅始舉事靜糾合鄉曲及宗室五六百人以為保障眾咸附焉策破劉繇定諸縣進攻會稽遣人請靜將家屬與策會于錢唐是時太守王朗拒策於固陵策數度水戰不能克靜說策

日朗負阻城守難所卒拔查瀆南去此數十里而道之要徑也宜從彼據其內所謂攻其無備出其不意者也吾當自帥眾為軍前隊破之必矣策曰善乃詐令軍中曰頃連雨水濁兵飲之多腹痛令促具甕缶數百口澄水至昏暮四維然火譟即便分軍夜投查瀆道襲高遷屯

臣松之案今永興縣有高遷橋查音祖加反

朗大驚遣故丹楊太守周昕等帥兵前戰策破昕等斬之遂定會稽

定會稽

會稽典錄曰昕字大明少游京師師事太傅陳蕃

博覽羣書明於風角善推災異辟太尉府舉高策稍遷丹楊太守曹公起義兵昕前後遣兵萬餘人助公征伐袁術之在淮南也昕惡其淫虐絕不與通獻帝春秋曰袁術遣吳景攻昕未拔景乃募百姓敢從周昕者死不赦昕曰我則不德百姓何罪遂散兵還本郡

表拜靜為奮武校尉欲授之重任靜戀墳墓宗族不樂出仕求留鎮守策從之權統事就遷昭義中郎將終於家有五子嵩瑜皎奐謙嵩三子綽超恭超為偏將軍恭生峻綽生緝

紉鄉曲白為保障故不樂仕

孫瑜

瑜字仲異，以恭義校尉，始領兵眾。是時賓客諸將多江西人，瑜虛心綏撫，得其歡心。建安九年，領丹楊大黃為眾所附，至萬餘人。加綏遠將軍。十一年，與周瑜共討麻保，二屯破之。後從權拒曹公於濡須，權欲交戰，瑜說權持重，權不從。軍果無功，遷奮威將軍，領郡如故。自溧陽徙屯牛渚，瑜以永安人饒助為襄安長，無錫人顏連為居巢長，使招納廬江二郡，各得降附。濟陰人馬普篤學，好古，瑜厚禮之，使二府將吏子弟數百人，就受業，遂立學官，臨饗講肄。是時諸將皆以軍務為事，而瑜好樂墳典，雖在戎旅，誦聲不絕。年三

饒助

顏連

馬普

十九，建安二十年卒。瑜五子：彌、熙、燿、曼、紘。曼至將軍封侯。

孫皎

孫皎，字叔朗，始拜護軍校尉，領眾二千餘人。是時曹公數出濡須，皎每赴拒，號為精銳。遷都護，征虜將軍。代程普督夏口，黃蓋及兄瑜卒，又并其軍，賜沙羨雲杜南新市竟陵為奉邑，自置長吏，輕財能施，善於交結。與諸葛瑾至厚，委廬江。劉靖以得失，江夏李允以眾事，廣陵吳碩、河南張梁以軍旅，而傾心親待，莫不自盡。皎嘗遣兵候獲魏邊將吏美女，以進皎，皎更其衣服送還之。下令曰：今所誅者曹氏，其百姓何罪！自

劉靖  
李允  
吳碩

責改過

今以往不得擊其老弱由是江淮間多歸附者嘗以  
小故與甘寧忿爭或以諫寧寧曰臣子一例征虜雖  
公子何可專行侮人邪吾值明主但當輸効力命以  
報所天誠不能隨俗屈曲矣權聞之以書讓皎曰自  
吾與北方為敵中間十年初時相持年小今者且三  
十矣孔子言三十而立非但謂五經也授卿以精兵  
委卿以大任都護諸將於千里之外欲使如楚任昭  
奚恤揚威於北境非徒相使逞私志而已近聞卿與  
甘興霸飲酒發作侵陵其人其人求屬呂蒙督中  
此人雖麤豪有不如人意時然其較略大丈夫也吾

亦知其侮  
人如甘寧  
故事難矣  
任矣

親之者非私之也我親愛之卿疎憎之卿所為每與  
吾違其乖久乎夫居敬而行簡可以臨民愛人多容  
可以得衆二者尚不能知安可董督在遠禦寇濟難  
乎卿行長太特受重任上有遠方瞻望之視下有部  
曲朝夕從事何可恣意有盛怒邪人誰無過貴其能  
改宜追前愆深自咎責今故煩諸葛子瑜重宣吾意  
臨書摧懷心悲淚下皎得書上疏陳謝遂與寧結厚  
後呂蒙當襲南郡權欲令皎與蒙為左右部大督蒙  
說權曰若至尊以征虜能宜用之以蒙能宜用蒙昔  
周瑜程普為左右部督共攻江陵雖事決於瑜普自

三國志 吳書 卷六 宗室

恃久將且俱是督遂共不睦幾敗國事此目前之戒也權寤謝蒙曰以卿為大督命皎為後繼禽關羽定荆州皎有力焉建安二十四年卒權追錄其功封子胤為丹楊侯胤卒無子弟晞嗣領兵有罪自殺國除弟咨彌儀皆將軍封侯咨羽林督儀無難督咨為滕胤所殺儀為孫峻所害

孫吳

張梁

閻舉

孫吳字季明兄皎既卒代統其眾以楊武中郎將領江夏太守在事一年慕皎舊迹禮劉靖李允吳碩張梁及江夏閻舉等並納其善吳訥於造次而敏於當官軍民稱之黃武五年權攻石陽吳以地主使所部

將軍鮮于丹帥五千人先斷淮道自帥吳碩張梁五千人為軍前鋒降高城得三將大軍引還權詔使在前住駕過其軍見吳軍陣整齊權歎曰初吾憂其遲鈍今治軍諸將少能及者吾無憂矣拜揚威將軍封沙羨侯吳碩張梁皆裨將軍賜爵關內侯

江表傳曰初權在武昌欲還都建業而慮水道湍流二千里一旦有警不相赴及以此懷疑及至夏只於塢中大會百官議之詔曰諸將吏勿拘位任其有計者為國言之諸將或陳宜立柵夏只或言宜重設鉄鎖者權皆以為非詎時梁為小將未有

知名乃越席而進曰臣聞香餌引泉魚重幣購勇士今宜明樹賞罰之信遣將入沔與敵爭利形勢既成彼不敢干也使武昌有精兵萬人仿智略者任將常使嚴整一旦有警應聲相赴作其水城輕艦數千諸所宜用皆使備具如此開門延敵敵自不來矣權以梁計為最得即超增梁位後稍以功進至沔督

與亦愛樂儒生復命部曲子弟就業後仕進朝廷者數十人年四十嘉禾三年卒子承嗣以昭武中郎將代統兵領郡赤烏六年卒無子封承庶弟壹奉與後

襲業為將孫峻之誅諸葛恪也壹與全熙施績攻恪弟公安督融自殺壹從鎮南遷鎮軍假節督夏口及孫綝誅滕胤呂據據胤皆壹之妹夫也壹弟封又知胤據謀自殺綝遣朱異潛襲壹異至武昌壹知其攻已率部曲千餘口過將胤妻奔魏魏以壹為車騎將軍儀同三司封吳侯以故主芳貴人邢氏妻之邢美色妬忌下不堪命遂共殺壹及邢氏壹入魏黃初三年死

孫賁

孫賁字伯陽父羌字聖壹堅同產兄也賁早失一親弟輔嬰孩賁自贍育友愛甚篤為郡督郵守長堅於

長沙舉義兵，賁去吏從征伐，堅薨，賁攝帥餘衆，扶送靈柩。後袁術徙壽春，賁又依之。術從兄紹用會稽周昂爲九江太守，紹與術不協，術遣賁攻，被昂於陰陵。術表賁領豫州刺史，轉丹楊都尉，行正虜將軍，討平山越。爲揚州刺史，劉繇所迫逐，因將士衆還住歷陽。頃之，術復使賁與吳景共擊樊能、張英等，未能拔。及策東渡，助賁，景破英等，遂進擊劉繇，繇走豫章。策遣賁、景還壽春，報術。值術僭號，署置百官，除賁九江太守，賁不就，棄妻孥還江南。

江表傳曰：袁術以吳景守廣陵，策族兄香亦爲術

所用，作汝南太守，而令賁爲將軍，領兵在壽春。策與景等書曰：今征江東，未知二君意云何耳。景即棄守歸賁，因而後免。香以道遠，獨不得還。吳書曰：香字文陽，父儒，字仲孺，堅再從弟也。仕郡主簿，功曹。香從堅征伐有功，拜郎中，後爲袁術驅馳，加征南將軍，死於壽春。

時策已平吳會二郡，賁與策征廬江。太守劉勳、江夏太守黃祖軍旋聞繇病死，過定豫章，上賁領太守。江表傳曰：時丹楊僮芝自署廬陵太守，策留賁弟輔領兵住南昌，策謂賁曰：兄今據豫章，是扼僮芝。



咽喉而守其門戶矣。但當伺其形便，因令國儀杖兵而進，使公瑾為作勢，援一舉可定也。後貴聞芝病，即如策計。周瑜到巴丘，輔遂得進據廬陵。後封都亭侯。建安十三年，使者劉隱奉詔拜貴為征虜將軍，領郡如故。在官十一年卒。子鄰嗣。鄰年九歲，代領豫章，進封都鄉侯。

吳書曰：鄰字公達，雅性精敏，幼有令譽。

在郡垂二十年，討平叛賊，攻績修理，召還武昌，為統帳督。時太常潘濬掌荊州事，重安長陳留舒熒有罪，下獄。濬嘗失熒，欲寘之於法。論者多為有言。濬猶不

舒部

釋。鄰謂濬曰：舒伯膺兄弟爭死，海內義之以為美譚。仲膺又有奉國舊意，今君殺其子弟，若天下一統，青蓋北巡，中州士人必問仲膺繼嗣。答者云：潘承明殺熒於事何如。濬意即解，熒用得濟。

博物志曰：仲膺名邵，初伯膺親友，為人所殺。仲膺為報怨事，覺兄弟爭死，皆得免。袁術時，邵為阜陵長，亦見江表傳。

鄰遷夏口沔中督威遠將軍，所居任職。赤烏十二年卒。子苗嗣。苗弟旅及叔父安熙績皆歷列位。

吳歷曰：鄰又有子曰述，為武昌督，平荊州事，震無

難督諾城門校尉歆樂鄉督震後禦晉軍與張悌俱死賁曾孫惠字德施惠別傳曰惠好學有才智晉永寧元年赴齊王冏義以功封晉興侯辟大司馬賊曹屬冏驕矜僭侈天下失望惠獻言於冏諷以五難四不之勸令委讓萬機歸藩青岱辭甚深切冏不能納頃之果敗成都王穎召為大將軍參軍是時穎將有事於長沙以陸機為前鋒都督惠與機鄉里親厚憂其致禍謂之曰子盍讓都督於王粹乎機曰將謂吾避賊首鼠更速其害機尋被戮二弟雲耽亦見殺惠甚傷恨之永興元年乘輿

幸鄴司空東海王越治兵下邳惠以書于越詭其姓名自稱南岳逸民秦秘之勉以勤王匡世之略辭義甚美越省其書崩題道衢招求其人惠乃出見越即以為記室參軍專掌文疏豫參謀議每造書檄越或驛馬催之應命立成皆有辭旨累遷顯職後為廣武將軍安豐內史年四十七卒惠文翰凡數十首

孫輔通書不終

孫輔字國儀賁弟也以揚武校尉佐孫策平三郡策討丹楊七縣使輔西屯歷陽以拒袁術并招誘餘民鳩合遺散又從策討陵陽生得祖郎等

江表傳曰策既平定江東逐袁胤袁術深怨策乃陰遣間使齎印綬與丹楊宗帥陵陽祖郎等使激勳山越大合眾圖共攻策策自率將士討郎生獲之策謂郎曰爾昔襲擊孤斫孤馬鞍今創軍立事除棄宿恨惟取能用與天下通耳非但汝汝莫恐懈郎叩頭謝罪即破械賜衣服署門下賊曹及軍還郎與太史慈俱在前導軍人以爲榮

策西襲廬江太守劉勳輔隨從身先士卒有功策立輔爲廬陵太守撫定屬城分置長吏遷平南將軍假節領交州刺史遣使與曹公相聞事覺權幽繫之

孫翊

典略曰輔恐權不能保守江東因權出行東治乃遣人齎書呼曹公行人以告權乃還爲若不知與張昭共見輔權謂輔曰兄厭樂邪何爲呼他人輔云無是權因投書與昭昭示輔輔慙無辭乃悉斬輔親近分其部曲徙輔置東

數歲卒子興昭偉昕皆歷列位孫翊字叔弼權弟也驍悍果烈有兄策風太守朱治舉孝廉司空辟

典略曰翊名儼性似策策臨卒張昭等謂策當以兵屬儼而策呼權佩以印綬

建安八年以偏將軍領丹楊太守時年二十後卒爲左右邊鴻所殺鴻亦卽誅

吳歷載翊妻徐節行宜與媯覽等事相次故列於後孫韶傳中

孫松

子松爲射聲校尉都鄉侯

吳錄曰松善與人交輕財好施鎮巴丘數咨陸遜以得失嘗有小過遜面責松松意色不平遜觀其少釋謂曰君過聽不以其鄙數見訪及是以承來意進盡言便變色何也松笑曰屬亦自忿行事有此豈有望邪

孫匡

黃龍三年卒蜀丞相諸葛亮與兄瑾書曰旣受東朝厚遇依依於子弟又子喬良器爲之惻愴見其所與亮器物感用流涕其悼松如此由亮養子喬咨述故云孫匡字季佐翊弟也舉孝廉茂才未試用卒時年二十餘

江表傳曰曹休出洞口呂範率軍禦之時匡爲定武中郎將遣範令放火烧損茅芒以乏軍用範即啓送匡還吳權別其族爲丁氏禁固終身臣松之案本傳曰匡未試用卒時年二十餘而江表傳云呂範在洞口匡爲定武中郎將旣爲定武非爲

未試用且孫堅以初平二年卒洞口之役在黃初三年堅卒至此合三十一年匡時若尚在本傳不得云卒時年二十餘也此蓋權別生弟朗江表傳誤以爲匡也朗之名位見三朝錄及虞喜志林也子泰曹氏之甥也爲長水校尉嘉禾三年從權圍新城流矢死泰子秀爲前將軍夏口督秀公室至親握兵在外皓意不能平建衡二年皓遣何定將五千人至夏口獵先是民間僉言秀當見圖而定遠獵秀遂驚夜將妻子親兵數百人奔晉晉以秀爲驃騎將軍儀同三司封會稽公

孫泰

孫秀

情之常耳何足美也

江表傳曰皓大怒追改秀姓曰厲干寶晉紀曰秀在晉朝初聞皓降羣臣畢賀秀稱疾不與南向流涕曰昔討逆弱寇以一校尉創業今後主與江南而棄之宗廟山陵於此爲墟悠悠蒼天此何人哉朝廷美之晉諸公贊曰吳平降爲伏波將軍開府祀故永寧中卒追贈驃騎開府子儉字仲節給事中

孫河

孫韶字公禮伯父河字伯海本姓俞氏亦具人也孫策愛之賜姓爲孫列之屬籍  
吳書曰河堅族子也出後姑俞氏後復姓爲孫河

孫氏酷嗜  
殺忠賢如  
壯繆差章  
非本內多  
欲而外多  
行下義天  
戮之矣

質性忠直，謫言敏行，有氣幹，能服勤。少從堅征討，常為前驅。後領左右兵典知內事，待以腹心之任。又從策平定吳會，從權討李術，術破拜威寇中郎將，領廬江太守。

後為將軍屯京城，初孫權殺吳郡太守盛憲。

會稽典錄曰：憲字孝章，器量雅偉，舉孝廉，補尚書郎。稍遷吳郡太守，以疾去官。孫策平定吳會，誅其英豪，憲素有高名，策深忌之。初憲與少府孔融善，融憂其不免禍，乃與曹公書曰：歲月不居，時節如流，五十之年，忽焉已至。公為始滿，融又過二。海內

義剛英聲

知識零落殆盡，惟會稽盛孝章尚存。其人困於孫氏，妻孥湮沒，單子獨立，孤危愁苦。若使憂能傷人，此子不得復永年矣。春秋傳曰：諸侯有相滅亡者，桓公不能救，則桓公恥之。今孝章實丈夫之雄也，天下譚士，依以揚聲，而身不免於幽執，命不期於旦夕，是吾祖不當復論損益之友，而朱穆所以絕交也。公誠能馳一介之使，加咫尺之書，則孝章可致，友道可弘也。今之少年，喜諂前輩，或能譏平皮反孝章，孝章要為有天下大名，九牧之民所共稱。歎燕君市駿馬之骨，非欲以騁道里，乃當以招絕

足也。惟公匡復漢室，宗社將絕，又能正之。正之之術實須得賢，珠玉無脛而自至者，以人好之也。况賢者之有足乎？昭王築臺以尊郭隗，隗雖小才而逢大遇，竟能發明主之至心，故樂毅自魏往，劇辛自趙往，鄒衍自齊往，嚮使郭隗倒縣而王不解，臨溺而王不拯，則士亦將高翔遠引，莫有北首燕路者矣。凡所稱引，自公所知，而有云者，欲公崇篤斯義也。因表不悉，由是徵為騎都尉，制命未至，果為權所害。子匡奔魏，位至征東司馬。

憲故孝廉，媽覽戴員亡匿山中，孫翊為丹楊，皆禮致。

徐元孫高傳嬰

之覽為大都督督兵員為郡丞及翊遇害，河馳赴宛陵，責怒覽員以不能全權，令使奸變得施，二人議曰：伯海與將軍跡遠而責我乃耳，討虜若來，吾屬無遺矣。遂殺河，使入北迎揚州刺史劉馥，令往歷陽以丹陽應之。會翊帳下徐元孫高傳嬰等殺覽員。

吳歷曰：媽覽戴員親近邊洪等，數為翊所困，常欲叛逆。因吳主出征，遂其奸計。時諸縣令長並會見翊，翊以妻徐氏頗曉下，翊入語徐，吾明日欲為長吏，作主人卿試卜之。徐言卦不能佳，可須異日。翊以長吏來久，宜速遣，乃大請賓客，翊出入常持刀。

爾時有酒色空手送客。洪從後斫翊，郡中擾亂無救。翊者遂為洪所殺，迸走入山。徐氏購募追捕，中宿乃得。覽員歸罪殺洪，諸將皆知覽員所為而力不能討。覽入居軍府中，悉取翊嬪妾及左右侍御，欲復取徐恐逆之見害，乃給之曰：「乞須晦日設祭除服，時月垂竟，覽聽須祭畢，徐潛使所親信語翊親近舊將孫高、傅嬰等說覽已虜略婢妾，今又欲見偏，所以外許之者，欲安其意，以免禍耳。欲立微計，願二君哀救高嬰涕泣答言：『受府君恩遇，所以不即死難者，以死無益，欲思惟事計。』事計未立，未

宇宙為之色

敢啓夫人耳。今日之事實，夙夜所懷也。乃密呼翊時侍養者二十餘人，以徐意語之，共盟誓。合謀到晦日，設祭。徐氏哭泣盡哀，畢乃除服，薰香沐浴，更於他室安施幃帳，言笑歡悅，示無戚容。大小悽愴，怪其如此。覽密覘視，無復疑意。徐呼高嬰與諸婢羅佐戶內，使人報覽說已除凶，即吉。惟府君勅命覽盛意，人徐出戶拜覽，適得一拜，徐便大呼：「二君可起。」高嬰俱出，共得殺覽。餘人即就外殺員。夫人乃還，縗經奉覽員首以祭。翊基舉軍震駭，以為神異。吳主續至，悉族誅覽員，餘黨擢高嬰為牙門。其



餘皆加賜金帛殊其門戶

紹年十七收河餘衆繕治京城起樓櫓修器備以禦敵權聞亂從椒丘還過定丹楊引軍歸吳夜至京城下營試攻驚之兵皆乘城傳檄備警謹聲動地頗射外人權使曉諭乃止明日見韶甚器之即拜丞烈校尉統河部曲食曲阿丹徒二縣自置長吏一如河舊後爲廣陵太守偏將軍權爲吳王遷揚威將軍封建德侯權稱尊號爲鎮北將軍韶爲邊將數十年善養士卒得其死力常以警疆場遠斥侯爲務先知動靜而爲之備故鮮有負敗青徐汝沛頗來歸附淮南濱

江屯侯皆撤去遠徙徐泗江淮之地不居者各數百里自權西征還都武昌韶不進見者十餘年權還建業乃得朝覲權問青徐諸屯要害遠近人馬衆寡魏將帥姓名盡具識之所問咸對身長八尺儀貌都雅權歡悅曰吾久不見公禮不圖進益乃爾加領幽州牧假節赤烏四年卒子越嗣至右將軍越兄楷武衛大將軍臨成侯代越爲京下督楷弟異至領軍將軍奕宗正卿恢武陵太守天璽元年徵楷爲宮下鎮驃騎將軍初永安賊施但等劫皓弟謙襲建業或白楷二端不即赴討者皓數遣詰楷楷常惶怖而卒被召

遂將妻子親兵數百人歸晉，晉以為車騎將軍，封丹楊侯。

晉諸公贊曰：吳平降為渡遼將軍，永安元年卒。吳錄曰：楷處事嚴整，不如孫秀，而人間知名過也。係桓，字叔武，河之子也。

吳書曰：河有四子，長助，曲阿，長次諡海鹽長，並早卒。次桓，儀容端正，器懷聰朗，博學彊記，能論義，應對權常稱為宗室。顏淵擢為武衛都尉，從討關羽於華容，誘羽餘黨得五千人，牛馬器械甚眾。年二十五拜安東中郎將，與陸遜共拒劉備，備軍眾

孫桓

甚盛，彌山盈谷，桓投刀奮命，與遜戮力備，遂敗走桓，斬上兜道，截其徑，要備踰山越險，僅乃得免。忿恚，歎曰：吾昔初至京城，桓尚小兒，而今迫孤，乃至此也。桓以功拜建武將軍，封丹徒侯，下督牛渚，作橫江塢，會

孫峻

吳書曰：桓弟峻，字叔英，性度恢弘，才經文武，為定武中郎將，屯戍薄落，赤烏十三年卒。長子建襲爵，平虜將軍，少子慎，鎮南將軍，慎子丞，字顯世，文士傳曰：丞好學，有文章，作螢火賦，行於世，為黃門侍郎，與顧榮俱為侍臣，歸命世內侍，多得罪，尤惟

孫丞

三國志 吳書六  
榮丞獨獲全常使一人記事丞答顧問乃下詔曰  
自今已後用侍郎皆當如今宗室丞顧榮疇也吳  
平赴洛為范陽涿令甚有稱績永安中陸機為成  
都王大都督請丞為司馬與機俱被害  
誣曰夫親親恩義古今之常宗子維城詩人所稱况  
此諸孫或贊興初基或鎮據邊垂克堪厥任不忝其  
榮者乎故誣恭云

三國志

